



大日本史 質藪

列傳

三上

リ 5  
1547  
3



門以  
辨  
卷

大日本史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

可羨真手命以下至野見宿禰傳贊

卷之一  
百六

贊曰國家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扶翼皇運可羨真手  
不墜天孫之緒挈寶器而歸真主屏翰王室為物部  
氏之祖後世武士之稱權輿于此高倉下至誠感格  
殄滅妖賊道臣忠勇天性鷹揚奮庸其師尚父之流  
與椎根津彥出奇決勝摧陷疆寇弟猾弟磯城能知  
天命所歸不從其兄之逆謀輸誠竭力卒受茅土之  
胙皆開國之元勳也彥國葺定難持危為世虎臣能  
見宿禰雄勇絕倫著名當時進埴輪以代殉埋克成

大日本史

卷三

列傳贊

九

垂仁之美。可不謂之仁者之勇乎。

大田田根子以下至秦酒公傳贊卷之一 百七

贊曰。異哉。大田田根子之事。崇神帝也。夢兆頗類。傳巖。雖不見早霖之用。而帝精誠求治之效。亦可觀矣。天日槍。以新羅王子投化而至此。非海表朝貢之漸耶。田道間守。瀝誠輸忠。誓死復命。可為人臣之勸。物部十千根。同寅協恭。不忝五大夫之列。赳赳武夫。世為于城阿。知使主酒君。秦酒公。皆以殊方之產。來仕天朝。各奏爾能。若酒公之教蠶桑。而衣被生民。琴歌悟主。而弗使陷於殺無辜。可謂出乎其類者也。

武內宿禰傳贊卷之一 百八

贊曰。神功皇后之遷。自筑紫也。虜阪忍熊二皇子。稱兵邀之於路。其勢甚危。武內宿禰擊忍熊而走之。終能定基業於倉卒之中。屬神器于皇太子。雖非聲罪討逆之師。而臨陣決機。其功不可掩。輔佐五朝。為棟梁臣。享希世之遐壽。奕世昌熾。宜其享祀廟庭。而與宗社不敵也。若平群木免。諫反正帝。使誅刺領中。則漢高戮丁公之義。而可為萬世之法也。

千熊長彥以下至紀男麻呂九人傳贊同上

贊曰。千熊長彥。使于新羅百濟。得其要領。遂使百濟

為我西蕃。可謂不辱君命矣。荒田別。出征不庭。威稜  
憐子隣國。田道曉暢。軍事不忒。爾所生。擊左軍。以破  
新羅。即鄭子元為右拒。以當陳人之故。智也。紀小子。  
身死絕域。功著褒典。大磐。不思堂構。狂悖債事。其得  
保首領幸矣。武振熊。誅妖賊。而安黎庶。小子部雷。論  
詔旨。而致神物。蓋精誠之感。的戶田。襲養由基之藝。  
縣守不媿。周處之勇。紀男麻呂。勝不忘敗。全師而還。  
皆難得之士也。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持論老成。  
當時無出其右者。惜乎功未及立。罹无妄之禍。乃猶  
在身。能為善後之慮。殆有來歎之風焉。

大伴室屋以下至朴市。秦田來津傳贊。卷之一  
百九

贊曰。大伴室屋。託孤寄命。能竭股肱之力。匡弼七帝。  
屹為柱石。蓋所謂社稷臣也。金村承乃祖之烈。誅暴  
撥亂。及武烈崩。天位間曠。迎繼體而立之。四海莫敢  
動搖。其功大矣。然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遂  
致新羅之叛。兵連禍結。孔子曰。振也。愆焉。得剛。非此  
之謂與。古之命將。其禮甚重。安閑之於物部。鹿鹿火。  
其殆廢幾乎。故能戡定禍亂。鎮撫西陲。其妻明見遠  
識。不下辛憲英。惜乎史失其名也。阿部比羅夫。出事  
遠征。不遑啓處。秦田來津。料敵明。處事審。臨死果決。

名振外夷。近江毛野。傲狠不法。污穢闔職。自我致我。又誰咎也。物部尾輿敬神排佛。可謂知本矣。惜其不學無術。不<sub>下</sub>以物則民。彛開陳主聰。徒以災厲徵其言。嗚呼。此乃所以反招其法之盛行也。

葛城圓以下至物部弓削守屋傳贊卷之一

贊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眉輪王殺其君。雄略之討當矣。葛城圓身為大臣。不能執而討之。反守匹夫之諒。與俱就死。君子無取焉。平群真鳥。憑勢凶恣。久畜不臣之志。一旦赤族墮父祖之業。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矣。蕪我稻目之佞佛。弓削

守屋之惡佛。若冰炭之相反。而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狷構難。兵敗孥戮。舊史歸罪於馬子之妻。蓋得其實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為。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境部摩理勢。阿其所好。廢格詔旨。輕議天位。其及也宜矣。

藤原鎌足傳贊卷之一

贊曰。古無功臣之名。有之非得已也。藤原鎌足。德量包荒。才畧絕世。不幸而遇蘓我入鹿之跋扈不臣。迺與天智帝協謀。立不世之功。其實非所望也。無智名

無勇功。致君於堯舜。使民為堯舜之民。此其志也。漢之蕭曹。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斯蓋近之矣。而未足盡也。孫子赫奕。其慶不億。廟食千禩。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

橘諸兄傳贊

同上

贊曰。橘諸兄以宗室之曹。錫姓分族。乃心王室。共而不貳。舊史載孝謙上皇不豫。諸兄祇承人佐。味官守告去。大臣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反狀。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蓋當此時。藤原仲麻呂大被嬖寵。醜聲彰聞。諸兄不勝憤歎。偶發于言辭耳。豈有不

軌之謀乎。後來奈良麻呂圖除仲麻呂。蓋繼其志也。

蘓我赤兄等傳贊

卷之十一

近江朝廷。紀綱不振。臯夔訐謨。召虎勲庸。咸無聞焉。然而革除之間。興廢之會。各守所見。克行其志。豈天理人心之公。不容泯滅者歟。苟非如斯。則何以維持綱常乎。蘓我赤兄至智尊。凡十八人。或匿。或執。或流。跡雖載于本紀。甄其姓名。以錄于此。其他如佐伯男。物部麻呂。仕天武。累受官爵。穗積百枝。物部日向。遭執復叙。並不得列于此。若夫紀大人。倍執爐之盟。其罪不言可知矣。

雖下脫略異。而終不負所。事故事雖十。一字。

大日本天皇實錄 卷三  
贊曰。帝大友之諸臣。死節死事。宜有等差。蘓我果安。智尊。見危授命。激厲壯烈。斯其上者也。境部藥。秦友。足。大養五十君。各鹽手。折北不支。力戰而死。斯其次者也。蘓我赤兄。中臣金。巨勢人。書藥。忍阪大麻呂。穗積百足。社戶大口。土師千嶋。陷身俘獲。不虧臣節。抑又其次也。其餘不知所終者。亦非巽懦臧匿之謂。其間豈無忠節相埒者哉。喪亂之世。史逸其事也。若田邊小隅。出奇破敵。將畧可見。而功不能立。惜哉。

大伴吹負等傳

同上

天武稱兵。其迹不可掩。段信效逆。恃彊陵弱。遵養恃

晦。惟有慙德。而猛將謀臣。雲集影從。大伴吹負至黃文大伴三十五人。際會風雲。樹立殊勲。率皆識時達變之士也。生登榮頭。死受賻贈。朝廷醜功之典。亦可謂優矣。置始鬼。出雲狛。膽香尾。安倍等。舊史不記。卒年。弔賻贈位。亦無聞也。如其事跡。既載諸本紀。故不揭于此。

贊曰。大伴吹負之為將也。才能迴出等輩。其下令曰。唯誅元凶。非殺百姓。似乎王者之師矣。循名責實。則元凶之稱。可加于天武。而不得加于帝大友。然不知此。則無所號令。此其方畧也。高市牟狹村屋三神。保

佑吉野之軍。何其悖也。聰明正直之謂神焉。有神而助虐之理乎。此又方畧而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產神教之類也。假仁義而愚黔首。觀者勿泥其迹可也。三輪子首羽田八國。去順效逆。功愈高而罪愈著矣。

村國男依三輪高市麻呂傳贊上同

贊曰。村國男依。破堅挫銳。每戰克捷。其功亞于大伴。吹負矣。粟隈王翊戴吉野。幾瀕于死。三輪高市麻呂。大伴安麻呂。效力行間。不避矢石。皆忠於所事矣。國朝凡百臣僚。莫不進思盡忠。而退思補過。或有歉焉。

故犯顏觸諱之言。寥寥無聞。而攀檻斷鞅之風。希世一見。高市麻呂。諫幸伊勢。可謂鳳鳴朝陽矣。諫不行而挂冠。豈非萬夫之望歟。

小野妹子阪合部石布等傳贊百卷十一

贊曰。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小野妹子。粟田真人。中臣名代等。皆有專對之才。經涉萬里。阪合部石布。小野石根。厄于風濤。隕命溟渤。悲夫。小野滋野。昌險履危。得竟使命。津守吉祥。海上三狩。拘留劫畧。百艱備嘗。伊吉博德。身在絕域。能辨誣枉。亦奇士也。多治比縣守。建牙擁節。訓練強兵。廣成博雅。



好文。丹墀播穀。常棣聯芳。鄂不韡韡。藤原葛野麻呂之諫。平城上皇言雖不聽。而忠義之心。藹然可掬。常嗣奉使稱旨。父子齊名。可謂繼美矣。夫廣開言路。固王者之良規。而如彼築室於道謀。乃古今之通患。氏宗奏疏。切中時弊。能知藤原基經於衆人之中。欲讓閭職。居端揆之地。辭廩料之重。廉讓之風。皆當時之所無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藤原不比等及子孫傳贊

卷之一  
百十四

贊曰。世勞世祿。古之所以延賞也。藤原不比等。極人臣之位。居外祖之貴。謙讓不遑。滿而不溢。故能福祚

流于子孫。而南北式京。世濟其美。胙之茅土。賜之美謚。朝廷疇庸之典。亦至矣。房前受顧命之重。盡匪躬之節。身雖不登顯位。而餘慶延于苗緒。名德相望。衣鉞蟬聯。七世內侍。八葉宰相。未足為比盛矣哉。宇合才兼文武。功著邊陲。麻呂善自韜晦。託於琴酒。如其將略。見于東征。田麻呂隱顯有時。不喪其志。富士麻呂。馭軍有法。能得士心。皆將相之才也。貞敏之彈琵琶。敏行之善書法。名一藝者。無不庸也。

秦河勝等傳贊

卷之一  
百十五

贊曰。州牧之任。民之父母。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國朝仁恕為本。視民如傷。選賢簡能。隨器授任。慰安牧養之才。彬彬輩出。阿部御主人。大伴御行。多治比池守。石川年足。清原有雄。南淵永河。皆以政績著名當世。道首名春枝王。悉心民瘼。不媿黃霸龔遂之治。藤原岳守。山田古嗣。甘南備高直。紀夏井。為人子盡其孝。故為民父母。能施其慈愛。而夏井被疲駿之稱。展逸驥之足。出典州郡。恩威兼著。殆所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者乎。秦河勝。藤原高房。禁巫覡絕妖妄。益有西門豹之風焉。長岑高名。橘良基。清白遺其子孫。可以厲世激俗。小野恒柯。坦率簡

朴。名不逮實。丹墀門成。廉勤嚴明。治劇有法。馭黠馬者。利其衡策。亦救時之良吏也。

阿部仲麻呂等傳贊 卷之一  
百十六

贊曰。選學生而遣之唐。欲使之學聖賢之道。而成就人才也。阿部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為。唐廷文士。所推獎過矣。藤原清河。通聘結好。遭風濤之險。竟不能歸。亦留而仕唐。凡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寵勸之。其與仲麻呂有間哉。皇朝覆載之仁。不罪二人。而存恤之。亦

忠厚之至也。大伴古麻呂。爭坐次。而宣國威。膳大丘。謁文廟。而傳徽號。可謂一時之良矣。大伴繼人。亦使于唐。幾陷蛟涎。僅免魚腹。高向玄理。秦朝元。平群廣成。高元度。內藏全成。皆辛勤於王事。清海惟岳。屬唐之亂。留仕天朝。勢雖不得已。而行事無足稱焉。

長屋王等傳贊

卷之一  
百十七

贊曰。巧言如簧。詩人所以惡譖毀也。長屋王一羅護口。闔家顛覆。舊史多回護。蓋有所諱也。當此之時。僧玄昉出入官掖。醜聲播于中外。藤原廣嗣韜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然鬻拳兵諫。君子謂之愛

君。而猶不可為訓。矧興晉陽之甲子。橘奈良麻呂。誅之不滅。事涉廢立。城狐社鼠。自古難治。而告密羅織。奸人得以乘其隙。非有仁明之贈典。則千載之下。烏能明其冤枉哉。

佐伯今毛人等傳贊

卷之一  
百十八

贊曰。佐伯今毛人。思理通贍。妙究規矩。蓋宇文愷之流。百濟敬福。高倉福信。皆以蕃種入仕。惟有幹局。敏以濟事。紀勝長父子。以善射名。田上深江。莅政循良。吏民懷惠。為司牧者。豈必資於明察哉。伴善男。陰枝。榮點。自蹈禍機。殆孟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哉。

文室淨三等傳贊

卷之一  
百十九

贊曰。寶字初。詔求直言。此忠謹規誨之機。而文室淨  
 三。肩肩焉。唯以悔過修憾為急。天下之事。豈無大於  
 此者。可謂怙矣。然當吉備真備等欲扳而立之。拒而  
 不受。子臧之節。未足為高。可以拭目改觀矣。大市鬯  
 首避禍。有時而仕。知足告老。墮篋媿美。綿麻呂之將  
 畧。秋津之武藝。皆出群者也。船王審議邊備。悉而肯  
 綮。山村王疏屬託親。與討叛亂。平高棟。厚重少文。政  
 存大體。一子樹立。不墜家聲。豐前王犯馬援之戒。每  
 王昶之訓。其能容於世乎。和氣王冀望儲貳。崇信左

道。其及禍也宜矣。冰上鹽燒。以宗室之胄。不能拒絕  
 姦猾。反乃與其逆謀。僭偽乘輿。禍不旋踵。較之淨三  
 之志操。相去不啻天淵矣。志計志麻呂。川繼蹤緒。晦  
 僻。莫能自明。要亦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矣。

藤原永手以下至仲成傳贊

卷之一  
百二十一

贊曰。藤原永手。昆季鍾美。世篤忠貞。定策之功。垂于  
 竹帛。真相鑿采。埋光。全身遠害。雖居獻納之地。未登  
 鼎鼐之任。惜哉。魚名折翼。天門。族罪長沙。噓枯肉骨。  
 著於贈典。豐成遭弟不良。幾致覆宗。雪冤理枉。慶流  
 子孫。良繼之欲除仲麻呂。成已之私。用心非公。驟登

樞要快意思。憐其器亦小哉。百川強梗悍厲廢皇后  
黜太子。翁張開闔莫不如意。而時人謂之忠臣者。以  
其翊戴光仁而左右桓武也。然其事鄙褻不足齒錄。  
陷君於不義。束縛馳驟。使若牛馬然。蓋百川之行事。  
不盡如此也。舊史諱而不書焉。知其非裨史之所傳。  
會哉。藏下麻呂討反有功。居職匪懈。種繼特寵賈禍。  
怨仇頗多。牽連大獄。少陽由是顛越。首從為之誅竄。  
仲成不思其父之死。于非命。與妹藥子合謀。盡惑止  
皇。卒致弘仁之變。怨府禍梯。其能免於刑戮乎。世嗣  
至性篤行。不類其兄。豈非卓然特立者歟。

大中臣清麻呂傳贊

同上

贊曰。皇朝奉若神道。建邦設教。乃立神官。以崇祭祀。  
於禮既大。為職不輕。上世中臣忌部二氏。同掌祭祀。  
無所軒輊。而忌部氏衰弱。家聲不振。舊史載名無慮  
數十人。而無聞于世者。唯中臣氏以鏃足支屬。為時  
所推。蕃衍昌熾。至清麻呂。以清慎稱。職望崇。一時驟  
經朝要。致身宰輔。子孫遂專其職。奕葉不絕。如忌部  
氏。世無復知之者。一盛一衰。豈非有幸不幸耶。淵魚  
恬退養志。國雄博洽出群。正棟蔑神歸佛。下喬木而  
入於幽谷。亦為不善變矣。

和氣清麻呂傳贊同上

贊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為利回。不為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方僧道鏡之窺竊神器也。凶談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和氣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傳者神怪其事。以為不可企及。則又傳會之過。而使人怠於為善也。神以正道為德。清麻呂之心。即神之心也。豈有二哉。故至誠感格。終保厥躬。神果不佑忠賢乎。廣世仲世。學行兼備。施於有

政。真細謹直不阿。不得其職而去。蓋有父之風焉。

巨勢麻呂以下至藤原小黑麻呂傳贊卷之一百廿一

贊曰。要服荒服。禹貢所以略文法。蠻貊夷幾。周禮所以制職方。故帝王之治。篤近而舉遠。內此而外彼。莫不各有其分。而使相紆一也。陸奧出羽蝦夷。勇悍犷戾。殷教所不及。故武內宿禰。巡察民風。謂可擊而取之。爾來叛服不常。猖獗難制。巨勢麻呂至藤原小黑麻呂。受方面之任。奮折衝之才。攻城野戰。雖時有利鈍。而首長款塞來享。沃壤悉歸。版圖者。皆諸將之功也。大伴旅人。撥羣人之亂。大野東人。靖廣嗣之難。坂

上莽田麻呂。武藝絕倫。藤原繼繩。文史足用。此其翹楚者也。紀廣純防禦不密。橫羅鋒鏑。大伴家持設心凶險。累及宗黨。皆可以為後車之戒矣。

紀古佐美以下至巨勢野足傳贊卷之一百二十二

贊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馬援之所耻也。人才不繫國家輕重。緩急何足用哉。弘仁之變。嵯峨帝慮。坂上田村麻呂為上皇用。不怙顯官好爵。以縻留之。此韓信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而安危所繫。顧不重哉。田村麻呂能知文室綿麻呂之材器。推轂千縲紲之中。遂收其用。而上皇不能東轅。

大難不日而銷弭者。非其力耶。據藤原保則與攝政基經論蝦夷。如今之事。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平之。語當時所信嚮。從可知矣。廣野淨野。世有武幹。善繼箕裘。大伴弟麻呂。巨勢野足。征虜有功。邊塵靜息。紀古佐美。隱匿敗喪。虛張功捷。朝廷洞察情偽。而不舉黜罰之典。雖非馭將之道。而可以概見寬厚之風矣。

吉備真備菅原清公傳贊卷之一百二十三

贊曰。吉備真備。以英邁之才。肄業于唐。研究墳典。旁通星曆。定釋奠之禮。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講陣營之法。此皆裨益國家。表見于世者也。然其濟世安

民之畧。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宮掖。不免  
藤原廣嗣之指。藤原仲麻呂之蠱宸極。阿諛順從。  
無所匡拂。蓋汲黯立朝。則淮南王寢其謀。仲麻呂之  
視真備。猶發蒙振落耳。舊史稱其指麾得宜。殆不然  
矣。與其難至而為謀。曷若先事而圖之。况道鏡之惡。  
過於仲麻呂。而僭竊之甚。無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  
聞讜直之言。仲尼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  
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傳之恩既隆。而君臣之義安  
在哉。考其設心處事。特漢張禹之流耳。菅原清公。儒  
雅檢身。仁恕體物。是善能傳家學。教子有義方。究其

淵源。有所從來矣。

藤原冬嗣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  
二十四

贊曰。三公經邦論道。實理陰陽。總攬衆才。以叙百揆。  
此其任也。藤原冬嗣。以累世名族。冠冕百辟。疏請擇  
良吏。省民風。順時令。皆治國之大者也。施藥勸學。二  
院之設。仁人之為。其利博矣。良相首薦人才。甄拔賢  
能。父子相業之可觀。雖漢之韋賢玄成。不能過也。長  
良。事君謹慤。良仁。奉親至孝。其餘子弟。皆以才能顯  
而無生。長脂腴之累。蓋其訓養有素也。

橘清友以下至藤原諸葛傳贊

卷之一百  
二十五



大泉通寶 卷三  
賈曰。橘清友風骨雄爽。沒享其榮。氏公秉鈞當軸。大  
輿門相。奈良麻呂之寬。乃能雪焉。藤原長岡大津。頗  
有政績。衛建議指陳時事。振滯革弊。助以鯁直見憚。  
藤原松影練習典章。為時模楷。安倍兄雄。面折廷爭。  
不愧諫臣之誼。藤原諸葛。當廢立之際。能斷大事。蓋  
有田延年之風焉。

藤原園人以下至清原夏野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六

贊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弘仁天長間。人才孳然  
輩出。而求卓越不群能致帝王之治者。蓋鮮矣。藤原  
園人。抱經濟之器。悉心民瘼。其所建白。皆足為法。藤

原緒嗣。當桓武朝。能言天下所苦軍務土木。切中時  
弊。群臣莫能及之者。大嘗之禮。務以節儉。導上較其  
器識。賢於乃父遠矣。清原夏野。才學優長。導揚風化。  
解釋令文。辭簡而義盡。千載之下。取為模範。此皆列  
置上哀。無忝厥職。雖非王佐之才。而明良遭逢。志叶  
義從。君臣之際。可謂美矣。

滋野貞主以下至藤原良繩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七

贊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滋野貞主。憤太宰府  
吏治之惰窳。章奏剴切。蓋忠蓋不為已者。而讜直不  
容惜哉。小野岑守。欲通變而制宜。亦救時之才也。藤

原三守安倍安仁朝野庶取。或循謹著名。或局幹濟事。藤原吉野藤原良繩。皆以孝行聞。而吉野儒雅。醞藉。領神後進。良繩行已有耻。能避賢者路。求之古人。亦不多得焉。

正躬王以下至伴成。益傳贊卷之一百二十八

贊曰。甚矣伴善男之狡猾也。欲陷正躬王。而喉法官。議僧善愷之訥。雖老練如讚岐永直。亦畏勢不能正言。忤其志者皆黜之。正躬王遂褫官爵。而得雪冤復籍。展其材略。幸矣。蓋法律所以為隄防。條目纖悉。而鮮能通暢。一失出入。則所係甚大。故重其選。立為法

家。文德帝憫永直之老羸。使生徒就第習之。雖非致治之本。而求治之具亦至矣。山田春城伴成。益皆以公直居職。循名責實。咸無愧焉。

藤原冬嗣以下至藤原山陰。傳贊卷之一百二十九

贊曰。貞觀之治。號為清明。觀立朝諸君子。咸以通濟著殷望。若藤原冬緒。安倍貞行。在原行平。惓惓事職。其所建明。有足稱道。賢哲之臣。森然成列。此其所以致治與。藤原山陰雖無功烈之著。而守已抱損。亦有可觀。世徒稱其操刀善割。曲藝累德多矣。

藤原保則小野春風。傳贊卷之一百三十一

賈曰。國朝民風勁烈。生而尚武。故號鬪鷙猛之將。策名天府。而沈毅好謀。以全制勝者。或不多見焉。藤原保則之為將。知人推轂。開懷馭衆。持重如趙充國之討先零。籌敵如陳湯之策烏孫。故能摧陷醜虜。開拓邊圉。殆所謂先計後戰者。而政績將略有大過人者。小野春風以累世將種。能諳虜情。不大殺色。而立致綏懷。此豈野戰為雄者哉。

藤原良房及子孫傳贊

卷之一  
百三十一

贊曰。良房相業。雖不多見。而文德帝期以蕭何則規。橫微猷。必有可觀者。興耕田之禮。欲使幼主知稼穡。

之艱難。則其輔贊彌縫之功。可推而知也。基經廢昏立明。一為社稷大計。可謂至公無私。近於霍光之所為。而其器過於傅亮徐羨之遠矣。然文德帝畏良房勢。不得立。惟喬親王。宇多帝駭基經之訟。遽取阿衡之詔。則威權之逼。不啻負芒之憚。而奕世昌熾。一門不知其幾后。外戚之盛。實基于此矣。仲平不懷星變。而欲子姪之久職。忠平能全交誼。而反乃兄之所為。皆有長者之風焉。

藤原時平藤原菅根傳贊

卷之一  
一百

贊曰。君臣遇合之際。誠難矣哉。忠佞不能兩立。陰盛

則陽消。自然之理也。方管原道真之柄用。時平側目。既久。一聞關白之密旨。患失之念愈熾。故用源光。藤原定國。藤原管根等。為爪牙。搏擊而去之。李林甫之逐張九齡。裴延齡之陷陸贄。皆此術也。然醍醐帝之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乎密議。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為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時平之術宜其售也。如管根背本徇私。其為鷹鷂。則甚可鄙也。

管原道真傳贊

卷之一百  
三十三

贊曰。宇多帝欲收藤原氏之權。雅有知人之鑒。故擢

管原道真於翰林。使之獻可。登否。志協道行。何其盛也。當禪讓之時。訂謨匡贊。其功居多。醍醐帝夙受上皇之誥。處以台鉉之任。然享祚日淺。信疑相半。故檢士得以乘其隙。信謬容姦。大累主德。不啻道真之不幸。抑亦帝之不幸也。嚮使道真能從清行之言。挹損謙虛。則豈復有西海之行哉。君臣之際。可不謂兩盡其美乎。雖然。否泰通塞。皆命也。究其學術文章。實為一代之偉人。生而施事業。沒而著英靈。天曆崇祀。正曆榮贈。廟食千載。蔚為天下宗師。道屈于昔日。而伸于今日。無貴無賤。皆知景仰而恭敬之。其生也有自

來其逝也有所為夫豈偶然也哉子孫能繼其業振興儒風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在斯乎。

三好清行傳贊同上

贊曰三好清行醇文奧學貫穿古今其議革命改元如高堂隆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賈誼陸贄之指陳時事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網舉目張細大不遺凡風俗之醇漓民戶之息耗國學之興衰戎備之弛張刑獄之濫當宿衛之虛實沿革之利害防守之廢置國史所不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々直捷較於月露風雲之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策士

於斯為得焉使其能講誠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為經濟則延喜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於道亦可庶幾焉。

藤原實賴及子孫藤原在衡傳贊卷之一百三十四

贊曰威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忠為關白故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間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探囊中物此與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為群從子弟皆以性命博美官世方

以榮達貴顯為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其間豈無留心政事者哉。實賴之明練故實。賴忠之雅尚節儉。師輔之寬厚容衆。皆公輔之器。而歷見一二於家。案野錄。伊尹為光公季位。雖顯赫。事無可傳。奪競之風。傷化壞俗。一至於此。可勝浩歎哉。若在衡之探詞。帝所溫習之書。此又與盧多遜之通夕閱覽。答問多中者。何以異哉。迎合之態。若合符契。難子克於清議也。

藤原兼家藤原義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五

贊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圖富貴以怙權。罷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相于。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尤有甚焉。道

網貪鄙固不足道。道隆侍父之疾。納女掖廷。惡弟之逼。公出怨言。事親既不能孝。事君安能忠乎。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義懷惟成。精敏邃雅。華山初政。略有可觀。及為奸臣賣弄。天象岳變。則二人同志。髡緇端凝。非有操守者耶。

藤原利仁以下至小野好古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六

贊曰。自藤原利仁至小野好古。將略雖不同。其器頂漸襟。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則一也。藤原忠文忠蓋

忠文下脫開  
征討之命擲

著而起國爾  
忘家十三字

天性使其與將門交戰。則奮身戎功。敵王之愾。必矣。大慙伏誅。半途而還。自陳功勞。則過矣。及聞實賴之議。怒懟憤恚。則益過矣。蓋武夫悍將。不如是不足以立功。師輔之議。實為國家收其用耳。源經基分派天潢。通曉韜略。殆非武林之翹楚者耶。平貞盛避鋒匿形。頗得少則能逃之意。故能殄滅渠魁。報復父讎。可謂一舉忠孝兩得矣。藤原秀鄉。梟雄逸郡。有舉旗斬將之功。然嚮使將門禮接而善待之。則其志趣未可量也。好古珍寇勦賊。有足稱焉。若利仁之豫料盛夏將雪。殆非思慮所可及。異於裝行儉之移營避潦。怪

詭機祥。疑以傳疑。固亦史之不能無者也。

藤原道長傳贊卷之一百三十七

贊曰。古之大臣。臨歿所言。皆國家大事。道長則不然。諄諄然以造寺之賞為請。則法成寺重。於社稷民人可知也。唯其重。故老弱仆於溝壑。而不聞。帑藏糜於塗。履而不知。子孫遵守以為為相之道。莫大乎此。生民幾何其不凋瘵。王室幾何其不陵夷乎。彼惡伊周之驕汰似也。及其自為。反乃過之。東府之相。大於供御。天下之事。無不如意。自置攝關以來。未有權寵如此者。賴通教通。競以侈靡相尚。峻宇雕牆。章曼之所

不能敬言。其無遠略。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况後三條之英邁乎。然賴通屏居宇治。偃蹇不奉朝命。教通帝以春日神威。則雖英邁之君。莫能如之。何權臣鉗制人主。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藤原實資以下至藤原伊周傳贊卷之一百三十八

贊曰。自兼通兼家擅攝籙之權。公卿莫不悅眉承睫。而至道長秉政。則脂韋柔媚。靡然成風。獨實資剛嚴方正。靖重有守。在當時既難得。况與道長族屬甚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三條帝之託。為股肱腹心也。練達典憲。多所彌縫。賢右府之稱。信不虛矣。能信

一言定儲。不黨其兄。公直忠亮。尤難得焉。伊周躁競。無所不至。嚮非太后之卓識。則必覆公餗矣。隆家桀黠。首構邪謀。比之弑逆。相去幾何。出鎮筑紫。政績方略。雖有可觀。而未足贖其罪也。

源滿仲以下至藤原保昌傳贊卷之一百三十九

贊曰。源滿仲抱將帥之器。護衛國家。賴光。賴信。雄勇絕倫。皆以將略冠世。賴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卒能覆彼巢穴。平盪強虜。覈其忠純。志貫金石。宜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平維茂特以武幹見稱。然觀其與藤原諸任爭戰。擅興甲兵。未知曲直所在。所謂



勇敢強有力。而用之於爭鬪亂人也耳。藤原保昌威名鎮壓衆庶。其必有禽獲盜賊。肅清鞏轂之功。野錄叢說。據其小而遺其大。世人從而耳剽。何足貴哉。

源經信以下至藤原行成傳贊卷之一百四十

贊曰。納言之職。出納王命。敷奏萬機。獻善宣美。參弼機衡。異日三公之選。莫不由此。而其為任也甚重。源經信登四納言之著名當時。宜合此選。而今蒐其行事。皆以詞藻曲藝。閑于容儀。矜夸推獎。而訂謨匡拂之言。寥寥無所聞。豈當時專尚浮華。而博篤沈重者。無所用耶。抑四子皆有實行。而載籍散軼。世徒襲其

虛名歟。裴行儉之取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考四子之績。果何如哉。俊賢之薦行成。議論端正。頗有蹇諤之風。而至表襮自銜。附麗姦相。則汨喪廉耻。以號好爵。魏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論者以為一反。俊賢明於薦達。而闇於操守。何其相反耶。

藤原師實源師房傳贊卷之一百四十一

贊曰。方後三條之痛抑權臣。賴通怏怏不得志。訓師實以勤恪。實有所為而然。及被進女之命。其計果善矣。師實為關白。家忠得大將。自非藉中宮之力。皆不能遂其冀望。計又巧矣。然當時提錄之家。莫不皆然。

無足恠也。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過欲權歸于已。而法皇亦有自取。君臣皆過矣。及保元難作。獨教長克諫上皇。事敗流竄。後白河帝欲召用之。而義不就。卒能高尚其志。源師房父子。近出帝胄。為當世名臣。雖無功業可觀。而能鍊達故實。子孫世居台鉉。其所貽謀者深矣。

源義家及子孫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二

贊曰。安倍貞任之亂。源義家從父征討。歷十餘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真衡構難。擾亂與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計鋤。廷議以為。如下官符。則

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鬪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鬪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謗言私鬪。遂沒其功。其實不過恠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撫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平景政不拔矢而殺敵。不減杜伏威之勇。源為義不能力陳大義。黽勉應上皇之召。蹉跌狼狽。竟罹逆子之慘衰哉。為朝之進策于藤原賴長。可謂有將略矣。然考其終始。恃力橫行。剽悍桀驁。難子免於叛亂之徒矣。

平忠盛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三

贊曰。平忠盛。僥倖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勲績。可  
 以鎮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割符郡國。雖由清盛  
 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夜勤恪  
 積之有素耶。及宗盛挾帝而西。勢變事去。何其衰齒  
 之速也。經盛教盛忠度。以至經正。經俊。敦盛。業盛。或  
 戰死。或自盡。而無有一人偷生苟免者。比之宗盛之  
 怯懦。相去不啻霄壤。教經。雄勇。絕倫。臨死自奮。不愧  
 累世將種矣。

清原武則。藤原清衡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四

贊曰。清原武則。提出羽精兵。首嚮義旗。故源賴義。殄  
 滅劇賊。得建不世之勲。制勝料敵。善戰無前。其將略  
 可概見矣。武衡家。衡不念父祖之功烈。叔姪構難。疆  
 場日駭。竟罹覆宗之禍。何其愚也。藤原清衡。以反黨  
 之子。居鎮府之任。拓境擁衆。雄于北土。朝廷既不錄  
 義家驅除之功。豈能酬清衡犄角之勞乎。夷而蓄之。  
 聽其自為。傳至泰衡。勢益彊大。及源賴朝擊之。祖先  
 百戰而僅得勝者。一舉而殲之。取奧羽之地。以資其  
 霸業。何難易之。迥別耶。雖泰衡蠢愚。有以致之。而政  
 柄之失。有所由來矣。

藤原忠實源推實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五

贊曰。忠實深畏盈滿。言若可聽。然迹其本心。殆不然矣。偏愛溺私。損忠通而進賴長。徒知朱噐臺盤之為重噐。而不知有更重於此者。挹損之道。固若是耶。賴長驕子也。教以義方。猶恐弗及。而况使之長傲從欲乎。身為厲階。將焉逃避。忠實有以啓之也。忠通之得名當時。皆小技末節。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噐。故法皇議皇嗣。則阿諛從順。以立非所宜立。遂激上皇之怒。賴長得以籍口。保亢之禍。忠通與有罪焉。基房遭時多難。輒軻困厄。然後寬姜里之拘幽者。非其力耶。源

雅實敢言為主所憚。則所樹立。必有過人者。載籍不備。世徒豔其曲藝惜哉。

源隆國以下至大江匡房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六

贊曰。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後三條帝惡源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隆俊隆綱之有才。竟登庸之。可謂明主矣。俊明能卻藤原清衡之餽遺。非無卓識。然其黨於忠實。而遽降攝政之命。不幾于譎張為幼者乎。源經成治獄慘酷。神其佑乎。殆傳者之妄耳。藤原為隆不為面折廷諍而能導主於正。宿德雅度。其所涵養可知也。大江匡房才能冠于一

時為世矜式。嘗教源義家以兵法。故後之言兵者咸宗之。

藤原賴長藤原通憲傳贊卷之一百四十七

贊曰。藤原賴長藤原通憲。皆以經濟之學自許。而賴長彊毅聰察。以辨博陵其兄。恒欲排陷之。適投上皇舉事之機。愆力贊。不特貽禍王室。而自取覆滅。智果所謂瑤之賢於人者五。賴長兼有。而其罪浮于智伯矣。司馬光以為自古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抑亦賴長之謂也。世傳通憲善相。故髡首免禍。此叢說之繆。

妄。而其實出於挾才憤世耳。一旦柄用。舉廢典。尋墜緒。井井然有可觀。施於政事。紀綱稍振。豈賴長之所能企及哉。然其怙寵弄權。矜伐智能。則與賴長無以異也。保元屬上皇者。佯定竄流。實處死刑。其心術可知矣。賴長固不足論。通憲德不勝才。不免君子之譏惜哉。

藤原伊通以下至藤原經宗傳贊卷之一百四十八

贊曰。藤原伊通。不聞博識宏覽之名。而其所開陳。皆合時宜。黜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中世以來。詔求直言極諫。皆為虛文。而伊通所言。乃能如此。蓋知為

學之方矣。光賴器識閎偉。一旦臨變。確然不動其心。責惟方以大義忠謹之言。感動人心。卒得脫主上上皇於虎口。宣力多矣。及帝欲柄用。累乞骸骨。豈其見幾而作者乎。經宗惟方。左右視利。幡然改圖。蓋二人素號多智。其奉乘輿於六波羅。似乎忠誠。而謀構離間。頗張威福。使帝被不孝之名。未必不由二人之所為。真小人之魁傑也。事君若光賴。可謂忠亮公正者矣。

藤原實行以下至藤原宗長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九

贊曰。智者能慮未然。藤原實能。勸鳥羽法皇。戒飾武

臣。盖有先見之明焉。崇德上皇興無名之師。廷臣上諫者。唯教長實能二人。而實能之言。尤為剴切。使上皇能從其言。則豈有播遷之辱哉。實行至孝感人。公教雅量容物。皆可稱也。實定名浮于實。無所建白。然當時公卿。詭隨媮容。率多此類。又何怪焉。藤原成通以蹴鞠著名。既非講武。又非習勞。傳至宗長雅經。遂成一家。豈不為之猶賢乎已耶。

藤原敦光以下至藤原兼光傳贊

卷之五十一

贊曰。棘闈擢士。將以得賢才。而綺靡之習成風。士子只欲鬪工於藻績。有用之才。終不可得也。藤原敦光

條疏時事。反覆曲折。深切著明。足見當時之流弊。實為不負科第矣。清原賴業。邃雅博洽。雖無所施於事業。而兼實稱為當世無雙。則其所蘊蓄。概可知也。藤原兼實之詰盜。頗有發擿之能焉。

源義朝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一

贊曰。源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我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為逆。而故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

所不為。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義平勇力絕人。頗有文鴛姚襄之風。臨死不撓。真壯士哉。賴朝錄鑣田政家之後。可謂厚矣。然勸義朝殺父者。政家也。祖孫一氣。父子同體。念祖則嫌於父。慕父則忘祖。為賴朝者。殆難子哉。

平清盛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三

贊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為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往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耶。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已也。平治之亂。首為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

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舉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已。清盛不必效其所為。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轍。授關公卿。屏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結董承種輯之黨。源賴政舉劉崇翟義之義。而皆不能克。子孫反為源賴朝所夷滅。豈非天耶。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自咎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世傳清盛為白河帝之子。援烏羽法皇之語以實之。蓋天語泛言之。而非謂其皇胤也。彼見清盛之強大。古今必異其比。野乘稗說從而傳會之。果其皇胤耶。賴朝

不得以父仇視之。而清盛之對靜賢。極其悒慢。豈無一語及之哉。此最易曉者也。觀者審諸。

贊曰。平宗盛庸鄙嵬瑣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能幹父之蠱乎。其能不覆公餗乎。獨其對後白河法皇。寧取敗衄。不與源賴朝講和。寧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直氣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辨。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決計奔逃。延且夕之命。以取笑於天下。此知盛之所恥。而宗盛之所冀也。賴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賴。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裴樂而明矣。源



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爭不可。水島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賴朝之圖已。與之連衡以敵賴朝。則事雖不成。未至覆亡如此之速。豈非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倉皇西奔。不能取法皇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宗元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况法皇子。設使挾之而西。則討救從何而出。四宮從何而立。賴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天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焉。

大庭景親以下至妹尾兼康傳贊

卷之十一  
五十四

贊曰。保元之戰。大庭景親與兄景能。屬源義朝軍敗。見囚。感平氏保全之恩。與景能相議。黨于平氏。卒敗源賴朝於石橋山。各盡其分。去就適宜。然勢成而降。不免誅戮。媿于其弟多矣。景久不以強弱變操守。伊東祐清不以私恩廢公義。皆鐵中錚錚者。而祐清尤為難焉。齋藤實盛。盛稱東兵之精銳。撓吾士卒之氣。雖深鬚髮以快一死。庸可贖乎。足利忠細。武幹絕世。使其早從賴朝。則當與諸將並驅爭先。而黨于非類。兵敗奔竄。惜哉。平家貞至妹尾兼康。世為平氏臣僕。

遭時多難。皆能效節。然夷考其行。則有不同。鎮西之敗。平貞能可以死。而不能死。富士川之役。藤原忠清可以戰。而不能戰。暨主將殲于檀浦。皆披髮苟免。不及平盛俊父子遠矣。兼康奮于禽獲之餘。圖滅源義仲。力雖不敵。志則可矜。又不失為平氏之忠臣也。

藤原成親以下至平賴盛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五

贊曰。藤原成親。結黨合謀。非為朝廷除害。而在逞己之私。庸可濟乎。平康賴源行綱。皆浮躁輕薄之私。而欲倚以為爪牙。幾事不密。反受其殃。宜矣。西光雖無謀略可稱。而至死不畏疆禦。不猶愈于成親之怯弱。

乎。平時忠靠。淨海之勢。頗張威福。其在西海。不臣之語。極其醜詆。而欲免於刑戮。難矣。平賴盛不念宗族之覆滅。市息以媚仇敵。其原起於兄弟之不睦。將何面目見其父于地下乎。榜門之羞。不世修。降表李昊之比。鄙哉。

平重盛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六

贊曰。平重盛。無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死則凶虐滔

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座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養。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囿於秋教之過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維盛恒怯見敵。未戰而潰。此與梁蕭宏自洛口遁歸。何以異哉。所危難之地。而罔苟免。愧于清經。有盛之明決多矣。

藤原兼實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四

贊曰。光贊丕業。黼黻皇猷。叙九功而正百度。宰輔之任也。兼家道長以下。皆背公營私。務耀權勢。大臣之風。蔑聞焉。兼實裔於其後。獨當勸勤之時。以通濟之才。弥縫調停。能竭其力。忠言讜論。以格君心之非。意師無主。建言宜早立主。主既立矣。必欲俟劍璽之還。而行即位禮。此皆國家大計。而治亂所由出也。神器之議。法皇不能用。遂兆後世僭竊之機。其言如蒼龜矣。源賴朝薦兼實內覽攝政。法皇重違其意而聽之。藩鎮易置宰臣。此乃唐末之流弊也。法皇不知權移。

關東遂襲季世之弊。而顧乃屑々焉。疑其阿黨。抑亦末矣。無實忠。蓋不二。豈薄王室而重霸府者哉。任而疑之。惑于讒。庸詎克竟其用乎。良經才藝軼羣。其死為世所惜。都下或有浮言。豈有嫉其能而陰中之者耶。

藤原經房藤原長方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八

贊曰。自世祿之家。市權勢。在朝公卿。俯仰循默。艱時望固。爵位。讜直之言。若相戒不自其口出焉。藤原經房。端亮耿介。正色立朝。孤風雅操。凜乎不可犯。藤原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々。不負所學。淨

海能容其言。源義仲邪謀頓沮。瞻識機畧。過人遠矣。及法皇疏已。奉身而退。宜其為攝政兼實所惜也。二人名實不爽。卓爾特立。皆當時不多見者也。

藤原基實以下至藤原公經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九

贊曰。基通以董賢之寵。驟登相府。遭時多難。遂循依違。無所建白。道家以結昏關東。闔族顯赫。威望無與比焉。然當時執政之權。非藉北條氏。則無以自固。世道變革。一盛一衰。亦可以見時勢矣。徵以三浦光村之言。則道家之薨。固不能無疑。今皆不可得而覈也。承久之變。後鳥羽上皇所忌者。唯公經一人。而王師

大皇朝書事 卷三  
撓敗轉禍為福。貳于關東。告以機密。其不臣甚矣。裔孫公宗以圖不軌。覆其宗。豈非貽謀之不臧耶。觀基通子孫蕃衍。居攝籙之首。世多名臣。雖載籍淪亡。無足徵。而其雅量德望。或有過人者。不然天之所佑。何其厚耶。

源賴政源行家傳贊 卷之一 百六十一

贊曰。源賴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恃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于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

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賴朝殄滅平氏。豈非賴政首倡之力歟。行家將畧。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居三軍之帥。宜其及矣。

大日本列傳

卷之三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 終

